



# 回归,坐看风起潮落

张月明

办公室的窗外,没了叶子的树枝在寒风中抖动着无助的身躯,前些时候它们还披着繁叶绿衣向你行礼呢。风雨催促的日子就是这么快,三十八个春秋也就越山过水地走到了今天,时下,又推着你告别朝九晚五的奔忙,告别晨夕相伴写下无数文字的小方桌,告别高高在上却常常俯视着你的大楼,告别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,回归小家,守望你的余生,今后只有坐卧老屋,闲对寂静天空,安逸流云了?

初归,你曾呆目而坐茫然四顾,偶被邻里打扑克闲人的惊叫声唤醒,起身挪步到窗边,看见午后暖暖的阳光照着那些快乐的面庞,虽大多是霜意满面,沧桑横流,但此时他们是无忧无虑的,你顿生羡慕,你在心里问过自己,能否融入他们的世界?可回答始终是否定的。几十年为理想为生计行走在大会小会、工厂农村、街头巷尾,记录了古城无数个昨天前天的点滴历史,很少有安静的时光去摸弄那魔力四射的小方片。也许是性格的因素你更没有信心和不相识的人坐而论道。尽管还时有擦肩而过含笑相视的旁邻,房门之间不过是一箭落距,却无心热忱邀约,可谓是“身在咫尺,心隔天涯”。漫步踏入公园,松林间,广场上,在高昂的乐声中,同龄人飞扬着腿脚尽情潇洒,你心依然沉沉,不愿看到老的镜像,悲凉的心绪一直在向你靠了过来。

总不能“怅望倚层楼,寒日无言西下”吧。于是你徘徊在小小的书屋里,驻足书柜前,寻找你的梦,继续你的幻



云冈梵境

李鸣放 摄



扫码了解  
大同长城八景  
更多内容

## 殷宪诔

谨以此文纪念殷宪同志冥诞79周年

徐岳峰

逝公殷宪,号持志斋、半半堂主,晋阳太原人氏,为壬午年癸丑月降生。领胞弟有三,棠棣共八也。体胖敦实,沉毅果悍,博综技艺,尤擅诗律,恭俭仁孝,礼仪之性,忠厚之心,胸量若谷,谋事必成。其妻于氏淑珍乃平阳人氏,自幼善读,谦恭诗文。与夫连理山大,并蒂平城,坤仪合德,恤养一女两子,曰雪雁、雪年、雪忻也。公躬耕山中,从教为政,孝公爱民,情溢家室,操行甚高焉。公才备九能,业精六学,已臻化境,其多部文著,有工魏碑草隶之艺,有修诗词联赋之木,有考唐辽金元墓室之石,浩巨著,光芒四射矣!公性刚烈,心柔弱,信倾盛矣!甚憾于乙未丙戌忽分星陨厄。历春秋七十有三焉。余愧身异域,未能与公谋最后一面而甚惜之。至今悲悯盈胸,愤怨塞胸有四惜哉!呜呼!一惜平城古都研究忍折柳尽凋!二惜平城跻身九大古都禅受不久为何就风摧主干哉?三惜平城魏碑研究再无石破天惊,再无独辟蹊径,再无真知灼见矣!四惜公与吾之鸿德弗忘,从父乃为世交之叔矣,从己乃为忘年之交矣,故亦师情趣相投,妙笔吟咏共兴也;亦友交心不忍深浅,严慰宽克总按有法而真乐矣!吾有难,公虽病榻之上仍关怀备至焉!手机之嘱,句句沾心哉!呜呼!维公与吾,绸缪平昔,谈诗论赋,相求以益也。公逝转瞬累年有六矣!吾尝守约书几,孰式模范,窃想痛思,故今感怀触绪,乃作七诔:

三诔诗坛雅士。公生名府,长名校,奔边塞,沦异客,赤子得道他乡亦故乡;阔才工诗世事皆律调。士者境界,文皇陈思,或祖宗旧事,或酬唱田园,或凭怀边关,或雅俗寄志,或赠贺访友,或读史论书,或庭院鸟草,或淫雨杳冥,诗生故事,诗记快感,诗起风波,诗惹公案也,《流霞》溢恩,咸仰情深,持志斋论坛蜚声大江南北,诗昆网作品仙游长城内外哉!真乃造化由天,物象公裁,玉壶冰心看持志斋赤子,李杜诗圣荫半半堂贤主。呜呼哀哉!众士赞曰:神妙吟唐诗,巧拙藏三晋,幽沉唱宋词,边塞寻老殷。公万般怜爱楹联之芳,秉天地经,无物不理,万物皆联焉。公之联亦不逊

诗,睥睨世俗,或征挽名胜,或春贺古迹,忧时恤民,乐时颂国,凡偶文骈句,凡诗词赋篇皆好入联耳。众士赞联曰:殷公风兼雨,生宾曲与通,千阙闻韶乐,古联沐汉风。又赞曰:诗吟帝都春秋,联赋北朝风雨。

二诔书苑奇才。公创研魏碑,不复制古人也非重复自己矣,气贯时间,韵洽空间,清刚骨鲠,人书合一;可谓殷启魏碑,宪采众家矣。众士皆赞:公豁达雍容之时代映像,刚健雄强之人格气象,恣意灵动之书法意象也。公研习魏书,从碑刻和墨迹、砖瓦文字、漆画墨题而始。公法理魏碑,尤秉汉隶,风显恣肆,骨气深稳,精到融瘦,端雅高古,奇崛苍朴,妙擒灵拙,章法简隽,飘逸相逐。令君俯仰揖让也。公嗜篆刻,结体平直方正,发篆隶书法之功力,用刀迅疾,圆转笔迹,独具爽利耳。呜呼哀哉!公考证魏碑源头乃汉隶基因矣!奠基魏碑研究当横亘北朝学说矣!众士赞曰:博览开疆界,翰墨润古都,积淀魏书,专注成一脉。

三诔诗坛雅士。公生名府,长名校,奔边塞,沦异客,赤子得道他乡亦故乡;阔才工诗世事皆律调。士者境界,文皇陈思,或祖宗旧事,或酬唱田园,或凭怀边关,或雅俗寄志,或赠贺访友,或读史论书,或庭院鸟草,或淫雨杳冥,诗生故事,诗记快感,诗起风波,诗惹公案也,《流霞》溢恩,咸仰情深,持志斋论坛蜚声大江南北,诗昆网作品仙游长城内外哉!真乃造化由天,物象公裁,玉壶冰心看持志斋赤子,李杜诗圣荫半半堂贤主。呜呼哀哉!众士赞曰:神妙吟唐诗,巧拙藏三晋,幽沉唱宋词,边塞寻老殷。公万般怜爱楹联之芳,秉天地经,无物不理,万物皆联焉。公之联亦不逊

居上位,有告密者、犯口舌者皆予封之,故公之政局清明、赏罚分明、公私分明、小人无立足之隙矣,贤者卖力,不肖者亦无敢犯功矣。西历2008年,公身退五载竟缘“一轴双城”之策再发青春,老且益坚,咨诹九古都,驰京驱并,呕心沥血、智说专家,文出利钝,弃凝滞,化凡庸,忍屈向,除嫌吝,存高远,功告成!呜呼哀哉!大德者当能载物,真才者必矜才,实学者必不夸学。公勤勉精进,识力犀利,文御繁杂,贴民生、钟古都,谏词严整,议案经纶,方略件件为府民钦仰哉!民皆赞,寒门出贵子,民视率真士。资政问《通鉴》,端发九都事。

四诔大同高专守夜人。公于雁同地区合并后魁首高专,亟图自强,岁月骎骎逾十载焉。时维社会流弊种种,公更显忧心忡忡矣,上任伊始,时世舛舛,条陈治校理念;与时俱进,独尊知行合一。故广泛增删教材,调整实用专业也,上融求政策,下洽宗致用。呜呼哀哉!众师生赞:黉门冠云冈,职场有方向。

五诔史海能手。公习文治史,沉潜积淀,尤在北朝研究学界声名日卓,然心淡如菊,清雅醇厚,守正出新。著之论之,考之证之,保之护之,记之述之,争之鸣之,繁之荣之,校之正之,《志石新解》,梦回辽元;《平城史稿》,郭邑初现。公慎史事,惟循胡适之大胆设想,小心求证之理矣,或稽核史料,或横拓刻石,或搜瓦文楹联牌匾,尽多细致也。公坚持上不蒙冒滥承,下不散而失真之志,正经前哲,唯物辩证,才优德纯,虽谦谦尊史亦据理力争,无可忍时,公在研讨会上亦拍案而起,语惊四座。故力颤学界多年只知龙门造像,不知云冈题记之逆状矣。呜呼哀哉!往昔公酬唱有:虽未量岁功,即事多所欣。

# 今冬,别样的桑干河

史峰

说不清多少次了,一有点时间就想往河边跑。

周末的下午,沿御河东路南行,想看看桑干河冰冻的样子。车外的御河,河水在寒冬中已停止了奔跑的脚步,夏日的激情在河面上凝固成一片片一串串银白。逐渐厚实的冰面上开始为下一个春天的奔腾积蓄能量。

塞北隆冬,想必桑干河更是冰封雪盖,安静地进入冬眠,开始休养生息。

远方的马头山越来越清晰,耳边传来了清脆的响声,在眼前高耸的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”的地标处下车看,一阵惊讶:这个季节了水还这么大?滚滚的河水漂浮着几片冰块,由西向东疾速流过,像春天已经解冻的冰河。啊,莫非是“天上之水”在桑干河流淌!

站在桥头往西看,滨河公园半分葱茏,半分肃杀。弯弯曲曲的石板小路在绿、黄、红、褐、紫等五颜六色相间的树木和草丛中延伸,没有融化的积雪将白色在上面点缀;一座黄色的木拱小桥架伸到河中间,水中的小岛上矗立着一座古铜色的现代根雕,上面写着“御河桑干河交汇处”;河的南岸,高筑的大坝将村庄、农田高高托起护佑,田野里“全国绿色食品(黄花菜)标准化生产基地”的红色大字格外显眼。

河床两边结了厚厚的冰层,像镶嵌了两条纯白剔透的玉带,随河水蜿蜒曲折,一直向远方拓展延伸;玉带中间变窄的水面,波光粼粼,熠熠生辉。回身往东看,水从桥下排开孔积聚、倾泻,形成一米多高的瀑布,那汹涌、激湍的水流,掀动着一波波青白色的浪花,溅起了“哗啦啦”“哗啦啦”的响声。

顺着河边绿色廊道往东走,不远处便是203省道上的固定桥,进入大同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的上端。桑干河从吕梁山脉管涔山出发,由西南向东北一路奔腾而来,在云州区固定桥下放慢了脚步,在这个地势缓冲地带,形成大面积的沼泽地。利用地形弯转和高程落差,是建设水利工程的最佳地段。现存的、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湿地公园北岸上段,已经部分坍塌、报废多年的高灌,长长地、高高地横亘在河岸边,在冬日的苍穹下展示着雄浑和残缺。

此时,夕阳尽情地在天边燃烧,金光泛红,抬眼远望,天宇、旷野、云彩、河岸,水面,上下融合映照,铺天盖地,连成一片,一会儿金黄、一会儿彤红,五彩斑斓,流动变幻。

好一幅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”的壮美图画!

## 雪韵

李立伟

轻盈漫舞莅凡仙,喜北庆南冬令缘。  
常与梅君高下比,输赢请诵古诗篇。

## 冬菊

溪山清远

高楼楼暑正寒气,冬菊盈盆展翠枝。  
新蕾含黄间紫绿,香兰满室蕊芬披。

## 腊月

郭继生

林静罕人至,洞萧无客行。  
山高寒月冷,地冻柔被封。

腊月溢年味,嘉平民俗风。  
新春渐次近,气象欣欣荣。

## 且以深情共成长

李文臣

工作的重复容易让人产生倦怠,特别是我们当老师的,每天重复,当的时间越长,重复次数越多。但是,好老师不会因为重复而厌烦,因为他们在不断的重复中有新体会、新发现和新方法,这样才能把学生教好。因为喜欢这个职业,喜欢得那么纯粹,所以他们乐在其中。

毕淑敏说:“一个人至少需要一种非功利的爱好:比如爱钓鱼,并不是为了解馋;爱书法,并不是为了卖钱;爱跑步,并不是要创造世界纪录;爱跳舞,并不是为了上台表演,因为它不仅仅使富余的精力有所附丽,更使精神有了舒展自如的安置和发挥,继而感受到人生的美好真谛。”我深以为然。

是的,爱得不够,就不会成功。一个人喜欢自己的职业,或者是有某种爱好,首先得有激情,会为某人为某事而感动,也会为有目标有兴致而蓄势和执着。因为爱着点什么,人才会变得顽强、宽容、充实。

比如王蒙先生。他19岁完成《青春万岁》,22岁发表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,并因此被错划“右派”,举家西迁新疆16年,但他边劳动、边学习,边写作(不能发表就写给自己看)。他198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,1986年担任原文化部部长。他在自传中这样写:“我必须反省,必须承认,我与一个真正合格的中央委员的素质保留着差距,我太迷恋文学,迷恋想象与修辞……”他就是个用情太深的作家,81岁时《这边风景》获得茅盾文学奖,85岁时被授予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,现在年近九旬依然学习笔耕两不误,2021年完成了阅读评点荀子的书稿,年末又出版了长篇小说《猴儿与少年》。

王蒙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,贾平凹说“我是农民”,而我是学生。作为学生,应该是日有长进,为学日益好的。他真的是说到做到。

我常常想,人一生其实不用选择更多,能做好一件事就不错。总觉得,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专情又执着的人,人生是饱满的生动的。